詳校官編修臣瞿　槐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西漢

文翁者史失其名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損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宮于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

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宮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縣皆立學校官蓋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治蜀數十年竟終于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皆文翁之化也子孫亦家於蜀文氏遂爲著姓

信俱就歸附博士鄭寛中奉使巡行風俗舉奏治狀遷東
平相後爲京兆尹道不拾遺

東漢

吳漢字子顔南陽宛人也光武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
軍岑彭等伐公孫述及彭破荆門長驅入江關漢留夷
陵裝露橈船遂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三萬人泝江而
上會岑彭爲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春與公孫
述將魏黨公孫永戰於魚涪津大破之遂圍武陽述遣

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暠承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暠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祥比盜賊羣起處處未絕暠承以首舉大奸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梁太后省奏乃赦暠承罪免官而已

韋義字季節扶風平陵人初仕州郡太傅桓馬辟舉理劇爲廣都長政甚有績官曹無事牢獄空虛以兄順喪

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爲生立廟及卒三縣吏民爲義舉哀若喪考妣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蜀郡太守修庠序設條教明教令威恩並行朝廷舉能理劇及遭黨事膺詣詔獄拷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

將杜瓊贈亮丞相武鄉侯印綬謚爲忠武侯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嗣爵

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馮天府
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泝江而西與璋
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以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
外統都畿內爲謀主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
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
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
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克
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

踐阼爲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遜謝踧踖光之指摘痛癢多如是類年九十餘卒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先主定益州芝爲郫邸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爲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相報答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即遣芝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爲魏

所秉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絶魏與蜀連和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爲中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

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先主入蜀震爲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爲汶山太守轉在犍爲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衛尉賀權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

衞玄益州總管長史仁壽初山獠作亂出為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單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于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煬帝徵為衞尉卿羣獠攀戀數百里揮涕而別

唐

皇甫無逸字仁儉安定人隋舊臣也時益部新開刑政未洽長吏橫恣贓汚狼籍特遣無逸持節巡撫無逸宣

以此少之母在長安疾篤太宗驛召無逸無逸性至孝承問惶懼不能飲食因道病而卒贈禮部尚書諡曰良

高儉字士廉渤海蓚人以侍中出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自夷獠亂後土俗薄惡畏鬼而惡疾父母病有危殆者多不親扶侍杖頭挂食遥以哺之士廉隨方訓誘風俗頓改秦守李冰導引汶江浸灌田疇士廉乃於故渠外別更疏決大獲其利又因暇日汲引辭人以爲文會兼命儒生講論經史勉厲後進蜀中學校粲然復興

殺英乂楊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亂甫挈家往夔峽二年後入楚而卒

崔寧一名旰貝州安平人嚴武奏爲漢州刺史吐蕃引雜羌寇西山破柘靜等州有詔收復於是武遣寧出既薄賊城皆壘石不得攻惟東南不合者丈餘諜知之乃爲地道以入再宿而拔賊走隨追之拔城堡數十拓地數百里虜衆驚相謂曰神兵也絶迹不敢復犯師還武大悅裝七寶轝迎入成都以寵之永泰元年武卒行軍

司馬杜濟等表請郭英乂為節度使而寧與其軍又欲
丐大將王崇俊奏方至而朝廷既用郭英乂矣英乂恨
之始署事即誣殺王崇俊又遣使召寧寧恐託拒吐蕃
不敢還英乂乃自將討寧值大雨馬多凍死士心皆離
遂敗而歸寧又聞英乂損裁將卒廩賜及毀玄宗冶金
像乃令軍中曰英乂輒居先帝舊宫是反也乃進薄成
都英乂敗走為下所殺劒南大擾楊子琳起于瀘州與
栢貞節連和討寧明年詔宰相杜鴻漸往平其亂鴻漸

入成都乃表栢貞節爲邛州刺史楊子琳爲濬州刺史以和解之又數薦寧節度西川大歷三年來朝留其弟寛守成都楊子琳率兵自瀘州乘間突入成都其麾下精騎數千襲據城府寛不能禦而逃寧妾任氏素驍果即出家財數十萬募勇士得千人設部隊自將以出子琳駭懼糧餉又盡會大雨城中水數尺乃引舟至庭亟乘而去至黄草峽守捉使王守僊伏兵擒之皆奉任氏之檄也朝廷命寧還鎭號任氏爲浣花夫人累加寧尚

書左僕射

柳公綽字起之京兆華原人貞元初爲開州刺史入爲副御史武元渝鎮蜀與裴度俱爲元渝判官尤相善先度入爲吏部郎中度以詩餞别有兩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捧紫泥之句蜀丞相武侯祠碑中立撰文公綽書也

張延賞蒲州猗氏人建中初爲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劒南西川節度觀察使先是兵革屢擾蜀土殘弊延賞

薄賦約事動遵法度遂至富庶建中末駕在山南延賞
奉供億煩竭忠力
韋臯字城武京兆萬年人延賞之壻也婦在延賞所臯
郎曾至蜀婦翁薄之臯拂衣去不數年代延賞先是南詔
蠻與吐蕃合每入寇則南詔爲鄉導臯通雲南和六詔
專攻吐蕃故出必有功凡破吐蕃四十八萬擒節度都
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牛羊二十五萬
收器械六百二十萬其功烈爲西南大帥之最德宗美

從嬰城拒守高崇文平蜀從事坐累多伏法惟從拒闢
免子愼由太和十三年任川東節度使
陸元方蘇州吳縣人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仍爲劒南
道按察使在官務以寛仁爲政司馬韋抱貞言曰望明
公稍行杖罰以立威名不然下人怠惰無所懼也元方
曰爲政者理則可矣何必嚴刑樹威損人益己恐非仁
恕之道竟不從
李晟字良器隴右臨洮人德宗即位吐蕃寇劒南時節

事充劍南西川節度使將行上御安福門以臨慰之高
崇文既發成都盡載其軍資金帛帟幕伎樂工巧以行
元衡至則庶事節約務以便人比三年公私稍濟撫蠻
夷約束明具不輒生事重慎端謹雖淡於接物而開府
極一時之選八年徵還

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太和中節度西川西川自杜元
頴去後郭釗知軍府病不能事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
至則除殘奮怯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松維

由清溪下沐川而左皆爲蠻有始韋皐招徠南詔復巂州傾内資結蠻好示以戰陣之法德裕以皐啓戎資盜其策非是養成癰疽第未決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躪千里蕩無孑遺今瘢夷方新非痛矯革不能雪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易與蠻出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乃招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敵之情僞盡知又料擇伏障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

獰髦十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于安定弓人于河中弩人于浙西由是蜀之器械犀銳率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募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鷙擊奇鋒流雷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仗義城以制大渡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滎經犄角之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邛崍關徙巂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舊制歲抄運內果以贍黎巂而起嘉眉道陽山江達大渡河以分餉

諸戍常以盛夏至戍所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變之名曰轉漕謂轉邛雅之粟以十月為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瘴毒多發於炎月而餽者避炎月不涉遠民從此安矣蜀民貧者多鬻女為人婢妾德裕為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父母又毀屬下浮屠私廬以其地還農蜀先主祠旁有猱村其民剔髮若浮屠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之妖物遠徙於是蜀風大變二蠻皆懼南詔許還所俘掠四千人吐

年詔授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昌素洽蜀人之情至是以寛政爲治嚴静有斷蠻夷畏服太和四年移鎮荆南六年復爲劒南西川節度九年三月賜春衣中使至受宣畢無疾而卒贈太尉

郭釗華州鄭縣人子儀孫曖子也偉姿儀身長七尺方口豐下沈默寡言歴践藩鎮以汾陽胄胤材能選用不獨憑椒房之勢敬宗即位徵爲兵部尚書左僕射明年出爲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文宗即位加司空太

和三年冬南蠻陷嶲州遂寇西川杜元穎失於控禦蠻軍陷成都府外城朝廷未暇除帥乃以釗兼領西川節度時外援未至川軍寡弱不可令戰釗致書於蠻首領嵯巔責以侵寇之意嵯巔曰杜元穎不守疆埸屢侵吾地以是修報也與釗修好而退朝廷嘉之授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與南詔立約疆陲不擾以疾求代在道卒

盧躭咸通中擢西川節度使時南詔入寇躭與瀘州刺

史楊慶復盡力守禦募驍勇厚給糧餉以諭之曰汝輩皆軍中材勇年少平居無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輩取富貴之秋也可自己乎因試其能得精兵三千號曰突將蠻以梯衝四攻成都躭命突將以鉤環挽之不得近因投火沃油以焚之蠻遂夜遁

宋

曹彬字國華靈壽人太祖伐蜀彬爲都監攻下郡縣諸將咸欲屠城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蜀平王全斌等

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已彬屢請旋師不聽俄而全師雄等繼起彬復破之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槖中唯圖書衣衾而已

安守忠字信臣晉陽人宋初爲左衛將軍歷漢州刺史時寇難甫平使車旁午公帑不足守忠出私錢以給用太祖每遣使必戒之曰安守忠在蜀律己以正汝行見之當效其爲人也

馬亮字叔明合肥人第進士爲西川轉運副使賊平主

將邀功誅殺不已亮全活千餘人城中米斗千錢亮出
廩米裁其價人賴以濟召問蜀事會械送詿誤者九十
人至闕下執政欲盡誅帝以亮言宥之
辛仲甫字之翰汾州人太祖問羣臣文武兼資者爲誰
趙普以仲甫對授益州兵馬都監太宗時以刑部郎中
知成都府政尚寬簡蜀人安之
沈倫字順儀太康人王師伐蜀用爲隨軍水陸轉運使
先是王全斌崔彥進入成都競取玉帛子女倫獨居佛

寺飯蔬食東歸篋中圖書數卷與曹武惠相同
馬知節字子元太宗時年十八監彭州兵衆憚之如老
將知梓州李順之叛詔與劉繼恩同討賊繼恩惡知節
不附己遣守彭州付以羸兵三百彭之舊卒悉召還成
都賊衆十萬攻城知節力戰自晨抵晡士多死慨然嘆
曰死賊手非壯夫也即橫槊潰圍出遲明援兵至復鼓
譟入賊遂潰去帝嘆曰賊衆我寡知節不易當也授益
州鈐轄加益漢九州都巡檢使

呂餘慶安次人蜀平太祖命知成都府時軍士恃功多驕盜賊四起大將王全斌等不能戢下餘慶以宰相治蜀威惠並行一日街吏馳報有軍校被酒持刃奪賈人物餘慶命捕至立斬之以徇軍中震懼民用安堵

劉紹榮四川都巡檢使初兵馬鈐轄符昭壽驕恣殺虐軍卒趙延順謀作亂殺昭壽紹榮格鬬衆寡不敵叛卒無主欲奉紹榮紹榮曰我本燕人自拔歸朝豈與爾同逆邪汝亟殺我我不負朝廷遂自經而死

石普西川行營先鋒討叛賊李順遷西川都提舉順餘
黨復叛僭稱邛南王民疑不安多附賊者普馳入對陳
蜀亂由賦斂煩苛農夫失業宜少蠲減之使自爲生賊
不兵而自平矣帝許之普即日還揭榜告諭民皆悅服
盜賊止息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人慶歷中知益州政有威嚴而克
果斷會歲飢米價騰踊乃諭富室得米二萬斛以活飢
民累官同平章事封潞國公

捷寇略之際民多脇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大修荒政歲糴米六萬石以廣儲蓄蜀人賴之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詠戮造訛者一郡帖息初蜀士不樂仕宦詠敦勉郡之賢者張及李畋張逵就舉三人悉登科士由是知勸丁外艱起復久之復命知益州會遣謝濤巡撫西蜀上因令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歸朝卒于陳

雷有終字道成以廕補漢州司戶參軍從擊李順功就
拜右諫議大夫知益州俄兼同招安使賊平歷知并州
遷給事中咸平三年益州神衛戍卒竊發害兵馬鈐轄
符昭壽擁都虞候王均爲亂遂拜有終濬州觀察使知
益州與供奉官楊懷忠等滅之加保信軍節度使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以侍講學士知益州或有扇言
儂智高奔入南詔將率南詔寇蜀攝郡者恇擾亟調兵
築城日夜不得息民大驚亂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

英宗諭謹曰趙抃為成都中和之政也爾往資之治蜀數年神宗立召知諫院故事近臣還自成都者必大用不為諫官大臣以為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參知政事會成都以戍卒為憂遂以大學士復知成都召見勞之曰前此未有自政府往者卿能為朕一行乎對曰陛下有言即法也奚例之問因乞以便宜從事既至治益尚寛有卒長立堂下呼

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謹畏戢以率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喜轉相告語不敢爲惡蜀郡宴然劒州民私作僧度牒或以謀逆來告抃不畀獄吏以意決之悉從輕比謗者謂其過縱朝廷取獄具閱之皆與法合茂州夷剽境懼討乞降乃縛奴將殺之取血以受盟抃使易以牲皆懽呼聽命凡政用寛率此類也後以太子少保致仕元豐七年卒謚清獻贈太子少師

代之

胡世將字承公晉陵人以樞密直學士出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宣撫吳玠以軍無糧奏請踵至世將既被命入境約玠會議蜀之饟運泝嘉陵江千餘里半年始達於是奏用轉搬措運之法軍儲稍充公私便之

汪應辰字聖錫玉山人孝宗時以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既至免利路民餉運從沿邊戍兵就

糧內郡縱保勝義士復業存左藏所解白契二百萬以
備不虞悉奉行之有謂蜀中綱木驛程由梁洋金房山
路峻險宜浮江而下詔吳璘措置執政大將皆主其說
應辰與夔帥王十朋力言其不便遂得中止二稅勘合
每貫取二十錢乾道詔旨嘗減三之一有欲增之者應
辰與兩漕臣列奏言勘合不以斂計而以貫石匹兩計
是陽爲減而陰欲增之也以成都一路計之歲入三十
萬今以所增爲六十萬計以四路不知幾倍雖非興利

者所便而民受其賜多矣會總所委官覈四川隱契稅應辰奏其不便者四曰防農廢業曰縱吏擾民曰違法害教曰長奸起訟比户部已令人自首收併已不少其未盡者有見行法令不宜爲此煩擾上罷止之蜀大旱詔問捄荒之策應辰奏利閬綿梓軍馬糧料隨民力均敷官雖支糴民不得半價若選官就歲熟處糴之可以寛民力第無錢束手乞給度牒上曰汪應辰治蜀甚有聲且留意民事如此給度牒四百永爲糴本賑濟遂移

四川時老將吳璘官閥尊重麾下姚仲王彦等亦建節各雄一方守帥以文治則玩于柔而號令不行以武競則窒于暴而下情不通惟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塹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敵騎度大散關人情洶洶剛中跨一騎一日夜馳二百里起吳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又以蠟書抵張正彦拯援西師大集金兵敗走方議報捷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壽曰將帥

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乞付他將挺果死寶即令總
領楊輔就近節制諸軍朝廷更命張詔統之至韓侂冑
還吳曦兵柄曦即叛人乃服寶先見
劉隨字仲豫開封人爲永康軍判官轉運使李士衡記
以事不從乃奏隨苛刻罷歸初西南夷市馬入官苦吏
誅索隨爲繩按之及是夷人數百訴於轉運使曰吾父
何在事聞乃得調蜀人號爲水晶燈籠
馮京字當世江夏人熈寧中知成都蕃部寇鷄棕關京

出兵蕃懼乞降京請于朝爲禁侵掠給農器餉使歸夷人喜爭受盟願爲漢藩

范純仁字堯夫歷官集賢院學士忤王安石出爲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遣使欲擿摭私事卒莫能得左遷知和州

張伸熙寧中守資州約已以儉接人以恭束吏以嚴撫民以寛爲西川治郡第一士民立祠祀之

李景孚元豐中守資州代民輸免役錢四千萬蜀和糴

米六千斛除無名之斂增養士之田瘞久暴之骨申放生之禁兵荒之後人皆歌舞頌德

程堂知雙流聽斷明敏縣無留獄有蝗食苗堂曰吏奉天子命以養民蝗當食吏五臟勿食民食乃以泉水吞之蝗遂踰境

呂大防字微仲藍田人知成都府政治尚寬與民同樂訟至立斷又修築堤堰以灌民田利賴無窮

歐陽觀廬陵人咸平三年進士為綿州推官有死獄當

之

晁公武字子政乾道間爲四川安撫制置使時米價騰貴人民告饑公武以錢三萬餘貫糴米六萬石專充賑糴以備久遠民得無患

趙汝愚字子直漢王元佐七世孫淳熙間以直學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諸羌祖捉爲邊患汝愚至以計分其勢遂平之

趙不𢡟字仁仲系出太宗除知開州郡有鹽井以羨餘

代民輸民絶鬬爭夜戶不閉諸司交薦比諸古循吏轉
夔州轉運判官開人數千遮城門不得行改成都路轉
運判官黎州青羌奴結兒反朝廷命攝制司不息檄諸
蕃部生獲吐蕃一人賞十縑殺一人二縑於是邛部川
首領崖蠟合諸部落大破吐蕃於漢源斬夢東畜列首
來獻凡十六日而平除成都提刑
韓琦字稚圭安陽人寶元初任四川觀察使益州路饑
蠲減賦稅募人入粟招壯者爲廂軍一人充軍數口全

節更生者楊大異耶論事剴切有用之材也何遽出之

陳隆之闕人爲四川制置使淳祐元年成都被圍部將田世顯乘夜開門元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守臣王夔降隆之呼夔語曰大丈夫死爾毋降也遂見殺

黃疇若豐城人知成都府時有當徵積欠十餘萬疇若至亟命盡蠲之考官吏冗員非敕命差注者悉罷又糴米足廣惠倉又減他賦之重者民力遂寬初沈黎蠻屢

犯邊疇若至則鏤榜曉以禍福青彌兩羌遂乞降會董
蠻合部族入寇疇若亟調兵具設方畧捕之皆遁去疇
若留蜀四年斡根蠹穴莫不悉除

丁黼成都人制置使嘉熙三年北兵自新井入詐豎宋
將李顯忠旂幢直趨成都黼以爲潰卒以旗招之既審
知其非夜出城南迎戰死之大兵未至黼先遣妻子南
歸自誓死守從黼者惟幕客楊大異及所信任數人俱
死黼治蜀寬大蜀人思之爲立祠

宋汝爲字師禹豐縣人建炎三年金人再至汝爲上陳
邊事高宗嘉納特補修武郎假開州刺史奉國書副杜
時亮使金汝爲行次壽春遇金完顔宗弼軍不克與時
亮會獨馳入其壁將上國書宗弼怒刼而縛之欲加僇
辱汝爲無懼色曰死固不辭但啣命出疆願達書吐一
辭死未晚宗弼遂解縛延之曰此山東忠義之士也乃
瀕死數四以至京師遂爲拘留授以通直郎同知曹州
固辭不受因伺其機密遣人歸報朝廷久之亡歸獻恢

復方畧是時秦檜當國罷不復問久之高宗憶其忠特轉通直郎復上兵事于丞相不聽後金人知汝爲逃歸洩其機事秦檜遂欲械送以解汝爲乃變名姓爲趙復徒步入蜀隱青城山預知死期將終神氣不亂汝爲倜儻尚氣節博物洽聞有忠嘉集行世

乾隆御覽之寶